

55

四庫全書

卷九

上海古籍出版社



第五五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尙書全解

宋 林之奇撰……………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全解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 臺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泰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汪 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舉人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尚書全解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全解四十卷宋林之奇撰之奇字少穎號拙齋侯官人官至宗正丞事蹟具宋史儒林傳之奇辭祿家居博考諸儒之說以成是書宋志作五十八卷此本僅標題四十卷考其孫明後序稱脫稿之初為門人呂祖謙持去諸生傳錄僅十得二三書肆急于鈐梓遂訛以傳訛至淳祐辛丑明從陳元鳳得宇文氏所傳書說拾遺手稿一冊乃庫詰至君陳之文乙巳得建安余氏所刻完本始知麻沙所刻自洛誥以下皆偽續又得葉真所藏林李二先生書解參校證驗釐為四十卷然則宋志所載乃麻沙偽本之卷數朱子所謂洛誥以後非林氏解者此本則明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重編朱子未見夏僎作尚書解時亦未見故所引之奇之說亦至洛誥止也然畊既稱之奇初稿為呂祖謙持去則祖謙必見完書何以東萊書說始於洛誥以下云續之奇之書母乃畊又有所增修託之乃祖歟自宋迄明流傳既久又佚其三十四卷多方一篇通志堂刊九經解竭力購之弗能補也惟永樂大典修自明初其時猶見舊刻故所藏之奇書解此篇獨存今錄而補之乃得復還舊觀之奇是書頗多異說如以陽鳥為地名三俊為常伯常任準人皆未嘗依傍前人至其辨析異同貫串史事覃思積悟實卓然成一家言雖真履錯雜不可廢也屢經散佚而卒能完善亦其精神刻摯有足以自傳者矣前有自序一篇述尚書始末甚詳然舛誤特甚漢書藝文志已明云古文尚書孔安國獻之遭巫

蠱不列於學官而用偽孔傳序藏於家之說併謂劉歆未見儒林傳明言伏生壁藏其書漢興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而用衛宏古文尚書序使女傳言之說併謂齊語難曉尤其致謬之大綱闕若璩諸人已明辨茲不具論馬乾隆四十二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序

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開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典論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竊謂學者之於經苟不知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胃中或以甲之說為可從以乙之說為不可從以乙之說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為可從以甲之說為不可從如此則私議鋒起好惡間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為主無適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牽於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之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元孫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為尚書斷近

取遠定其可為世法者百二十篇為簡書此說不然古

書簡質必不如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

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今蓋孔子所論百

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

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無存至漢

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偽泰誓一篇為二十

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

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為五十八篇其文以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尚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不

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偽

書二十四篇為古文尚書兩漢儒者之所傳大抵霸偽

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尚書也故杜預註左氏傳韋

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

皆指為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

文書學官移書責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偽本

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

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備足可歎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衡改古文從今大書今之所傳乃唐尺寶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必欲知書之本末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篇皆帝

欽定四庫全書

書上全前

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聲牙而難曉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誥令如說命高宗彤日均高宗時語言如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誥皆周公誥命然而艱易顯晦迥然不同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者如大禹謨堯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同命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

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聲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衛宏序古大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是錯齊人語多與潁川典是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所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

欽定四庫全書

書上全前

本如是傳者汨之矣

卬自兒時侍先君盱江官舍郡齋修刊禮樂書先君實董其事與益國周公誠齋楊先生書問往來訂正訛舛甚悉暇日因與言曰吾家先拙齋書解今傳於世者自洛誥以後皆訛蓋是書初成門人東萊呂祖謙伯恭取其全本以歸諸生傳錄十無二三書坊急於鉅梓不復參訂訛以傳訛非一日矣先君猶記鄉曲故家及嘗從先拙齋遊者錄得全文及歸方尋訪未獲不幸此志莫

償畊早孤稍知讀書則日夕在念慮間汨汨科舉業由鄉選入太學跋涉困苦如是者三十餘年淳祐辛丑僥倖末第閑居需次得理故書日與抑齋今觀大陳公虛齋今大昌趙公參考講求樞趨請益抑齋出示北山先生手蹟具言居官婺女日從東萊先生學東萊言吾少侍親官於闕從林少穎先生學且具知先拙齋授書之由時抑齋方閱六經疏義尤加意於林呂之學虛齋亦倣朱文公辨孔安國書著本旨畊得互相詰難其間凡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五

諸家講解搜訪無遺一日友人陳元鳳儀叔攜書說拾遺一集示余蠹蝕其表蠅頭細書云得之宇文故家蓋宇文之先曾從拙齋學親傳之稟也其集從康誥至君陳此後又無之遂以錄本參較康誥酒誥梓材召誥皆同錄本自洛誥至君陳與錄本異其詳倍之至是益信書坊之本誤矣當令兒輩作大字本謄出以元集歸之然猶未有他本可以參訂也又一朋友云建安書坊余氏數年前新刊一本謂之三山林少穎先生尚書全解

此集益得其真刊成僅數月而書坊火今板本不存矣余亦未之信因徧索諸鬻書者乙巳仲春一老大鵝衣銜袖踉蹌入門喜甚揖余而言曰吾為君求得青氎矣開視果新板以尚書全解標題書坊果建安余氏即倍其價以鬻之以所謄本參較自洛誥至君陳及顧命以後至卷終皆真本向者麻沙之本自洛誥以後果偽矣朋友轉相借觀以為得所未見既而畊暫攝鄉校學錄葉君真里之耆儒嘗從勉齋遊其先世亦從拙齋學與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六

東萊同時又出家藏寫本林李二先生書解及詩說相示較之首尾並同蓋得此本而益有證驗矣嗟夫此書先拙齋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貫穿諸家旁搜遠紹會而粹之該括許盡不應於洛誥以後許略如出二手今以諸本參較真贗曉然信而有證可以傳而無疑矣書解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本然承襲舛訛竟莫能辨柯山夏氏解多引林氏說自洛誥以後則略之僅有一二語亦從舊

本往往傳訛東萊解只於禹貢引林三山數段他未之
詳東萊非隱其師之說蓋拙齋已解者東萊不復解而
唯條暢其義嗟夫書自安國而後不知其幾家我先拙
齋裒集該括自壯及老用心如此之勤用力如此之深
始克成書而傳冀謬誤後學無從考證我先召家庭授
受中更散亡極意搜訪竟無從得明恪遵先志又三十
餘年旁詢博問且疑且信及得宇大私錄又得余氏新
刊全解又得葉學錄家藏寫本稽驗新故訂正真贋參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七

合舊聞而後釋然以無疑確然而始定然則著書傳後
豈易云乎哉明既喜先拙齋之書獲全又喜先君縣丞
之志始遂顧小子何力之有抑天不欲廢墜斯文故久
鬱而獲伸與不然何壁藏汲冢之復出也淳祐丁未之
歲石鼓令廳事力甚微學廩粗給當路諸公不賜鄙夷
捐金撥田悉有所助三年之間補葺經創石鼓兩學輪
奐鼎新書版舊帙缺者復全於是慨然而思曰我先君
未償之志孰有切於此者吾先世未全之書豈容緩於

此者實為子孫之責也乃會書院新租歲入之積因郡
庫憲臺撥銀之美擲學廳清俸公給之餘計日命工以
此全書亟鏤諸梓字稍加大匠必用良版以千計字以
五十萬計釐為四十卷始於己酉之孟冬迄明年夏五
月而畢是書之傳也亦難矣哉亦豈苟然哉舊本多訛
明借次兒駿伯重加點校凡是正七千餘字今為善本
庶有補於後學淳祐庚戌夏五嗣孝孫迪功郎衡州州
學教授兼石鼓書院山長明謹書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八

觀林君耕叟序述其先王父全書始末兩世訪求志亦
苦矣先是即齋陳先生為僕言閩學源流開教甚悉迺
知始於紫微呂公載道而南而拙齋先生實親承心學
拙齋著書多而於尚書尤注意即少穎先生書解是也
然自洛誥以後傳者失真世不得見其全書為恨先生
之猶子諱子冲登癸丑科為南豐簿嘗分教盱江再轉
為丞僕頃在庫序尚及識縣丞公於大庾縣丞公在盱
據勘遺文多矣獨於拙齋全書散逸之餘訪求而未得

不幸齋志以沒又數十年而先生之孫明始克摹就豈其書之泰阮固自有時邪拙齋雖不克竟其用而傳聖賢之心壽斯文之脉其功大矣縣丞公冠志世其學而略不獲施於用至明而全書始出以傳惟拙齋之學卓然光明久而益昌何庸繪畫明字耕叟為衡州教授暨先生甫三世其孜孜問學多識往行好修者也君子曰無忝厥祖淳祐十年七月既望後學盱江鄧均拜手書於湖南漕司湘山觀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九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卷一

宋 林之奇 撰

堯典

虞書

昔在帝堯

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為一篇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鄭氏云昔在者使若無先之者唐孔氏云在昔者自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此說未是書始於堯典云昔在帝堯謂書無所先堯可也至同命言在昔文武豈書亦無先之者乎五帝序云惟昔黃帝法天則地正與此同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漢孔氏曰言聖德遠著其說甚善大抵說經之體貴不費辭如秦近君說堯典二字至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猶三萬言雖多亦奚以為哉是以古之人其說

經也以約為難不以多為難昔孔子之解經其言愈約其意愈明如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但於本丈外加二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詩意昭然如日星又何必以多為哉如孔氏云聖德遠著聰明大思聖德也先宅天下遠著也一言之間豈不簡而盡哉大抵聖德當其妙藏諸用之時而觀之運於無聲無臭之間不可得而見所可得見而形容者惟其顯諸仁而已聰明大思皆其德著見於外而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卷一

二

可見也其視明其聰聰其文煥然其思湛然此四者之充實於一身而其輝光所至塞乎天地之間蓋其德之著見於外而可見者漢孔氏云聖德遠著可謂約矣於約之中有深義存焉學者未宜以淺近而盡言也

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遜遁也春秋夫人姜氏遜于齊公遜于邾其義蓋出於此遜于位非謂逃遁而去也蓋厭倦萬機之務將

使舜攝行天子之事而壇焉孟子所謂堯老而舜攝也堯典之序有云將遜于位讓于虞舜者蓋二典皆虞書也虞書紀舜之事而推本其所得天下於堯故序其事於堯典實為舜典張本正杜元凱序左傳所謂先經以始事是也

堯典

此二字史官之舊題也古者序自為一篇故史官以此二字為題孔氏既引序冠於篇首因存而不去其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卷一

三

竊謂篇首既書堯典而又存此二字則為衍文當於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下空一行曰若稽古帝堯乃為得體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

若稽古者孔氏曰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王氏云聖人於古有可稽者有可若者李校書推本古文書以曰字為胡越之越與召誥越若來三月同此說甚善當從李校書之說程氏云若稽古者史官之體發論

之辭也史官記載前世之事若考古某人之事言之
下篇云若稽古帝舜若稽古大禹若稽古皋陶皆謂
考古某人之事為如此也蘇氏云史之為此書也謂
吾順考在昔而得其為人之大凡如此蓋此四篇若
稽古某人下皆有曰字故二公之說如此其說比先
儒為優然而此皆虞書也虞書謂堯為古可也禹皋
陶其時尚存亦謂之古可乎則此說不通若從周官
唐虞稽古之文以稽古為克則下加曰字又為難說
如允迪厥德皋陶之言也謂若稽古皋陶曰可也放
勲重華文命以下非堯舜禹之言而加曰字則其義
不行此說為難折故當闕之以俟知者放勲李校書
曰放者大而無所不至也禮記曰夫孝置之而塞乎
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
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
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鄭玄云放猶至也謂堯有大
功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是勲之謂也此說甚善孟子以放勲為堯號放勲曰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曰二十有八載放
勲乃徂落屈原曰為重華而陳詞孟子屈原既以放
勲重華為堯舜之號而後世以類推之遂以文命為
禹之號然允迪不可為皋陶之號其說不通世人多
疑之諸家之說皆不然某嘗謂鄒少梅曰史官作火
之時蓋以是稱堯舜禹之功德後人因史官有是稱
遂以放勲重華文命為堯舜禹之號然允迪不可為
皋陶之號故不可以為稱正如子貢之稱夫子曰固
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蓋稱夫子之德如此後世遂
稱夫子為將聖與此正同

欽明文思安安

史記曰堯有大功於是推言其所以為大功者欽明
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其所以
為大功也大抵形容聖人之盛德必推其著見者而
言之堯曰欽明文思舜曰濬哲文明湯曰齊聖廣淵

大王曰徽柔懿恭夫子曰溫良恭儉讓皆稱其德之著而言之也欽明文思者蓋言帝堯之德著見於外其行已也欽其遇事也明外則有煥然之文內則有淵然之思此言與序大抵相同然序則言聰明文思此則言欽明文思蓋史官便於大體而序述也前言聰明者言堯能分明邪正得虞舜於側微卒授以天下故言聰明欲與下文讓于虞舜文勢相接此言欽明文思者意與下文允恭克讓相應皆隨立文非有深旨於其間也孔氏云安天下之所當安然下文黎民於變時雍方是安天下之所當安者此謂安安者蓋言堯有欽明文思之四德安而行之非事於勉強修為若孟子所謂性者也

允恭克讓

唐孔氏云在已既有四德其接人也又信恭能讓允恭者謂恭出於誠實非於聲音笑貌之間如大王所謂懿恭是也克者能也經稱湯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卷一

六

又曰克寬克仁詩稱大王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皆謂能其事也彼有望塵雅拜搖尾乞憐非不恭也允恭安在隱公之遜桓丁鴻之遜弟非不遜也克讓安在恭而允讓而克所以獨稱於堯也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即所謂光宅天下也立政曰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四表謂四海之外也格於上下謂上際於天下蟠于地也曾氏曰光被四表則與日月合明而照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卷一

七

臨之功無不被格于上下則與天地同流而覆載之功無不及此說盡之大抵論聖人之德必推其著見者言之中庸曰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地之所覆載日

月之所照臨霜露之所降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則人之所共聞而共見也至如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周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此則非史官所得形容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卷一

前既言堯之德其見於充實輝光者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可謂極其至矣此又言其舉而措之天下事業者也克明俊德大學曰自明也孔氏曰能明俊德之士此二說不同而李校書以謂前既言堯之德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矣不應於此重述其德也遂以孔氏之說為是如經言俊民籲俊之類皆謂俊傑之士也大學之言漢儒所作斷章取義云爾此說是也唐孔氏言堯之為君也

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百姓蒙化皆有禮儀昭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此說大體是也九族當從夏侯歐陽氏以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孔氏傳謂高祖玄孫之親非也蓋高祖非已所得而建事玄孫非已所得而及見若必謂非高祖玄孫之親但據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卷一

其族係出於高祖者則但本宗族亦何以為九族哉其既睦之九族若只本宗之一宗則其睦也亦不廣矣若以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則旁及他族而本族亦在其中則其所睦者豈不廣哉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已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已之女子適人者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謂妻之父姓一也

妻之母姓二也蓋敦宗睦族之道必徧内外之親晏子曰使吾父之黨無不乘車者吾母之黨無不衣食者妻之黨無有凍餒者敦九族之道固自此始百姓者百官族姓也不謂百官族姓而謂百姓者但舉其大數而言唐孔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故言百姓蘇子瞻亦云百姓者蓋是時上世帝王子孫其得姓者百餘族而已故曰百姓此說不然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豈唐虞之世始有百姓而至夏桀有萬姓哉平章者平章百官之職業而升黜之後世以宰相為平章事蓋出於此於變者唐孔氏曰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子和云於者歎美之辭也蓋言之不足故嗟歎之與詩所謂於論鼓鐘之於字同當作於字讀竊謂當從子和之說如詩人稱頌盛德曰於穆清廟於緝熙敬止於鑠王師同此言堯治功之成故以於變言也時雍者孔氏云是以風俗大和程氏曰化成俗美而時雍和程氏之說善親九族言以親

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不言以者曾氏云蒙上之以也九族言既睦百姓昭明黎民於變時雍不言既者曾氏云蒙上之既也上言以親下言既睦上言協和下言於變時雍此蓋古史交互立文以見意無異義也夫九族者克之九族也必得明俊德之士而後親者李校書曰親親治之始也然所以至於治者非賢人其孰能任之後世用非其人而父子不相保者有之况九族乎此說甚善如漢武帝用一江充而太子諸王皆死巫蠱之禍唐明皇用一楊國忠一日而殺三子使其當時用董仲舒張九齡輩豈有此禍哉此章蓋前之所言者謂堯以誠明之性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至於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而又能舉天下之賢才而與之共治故能施于有政蓋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故能施于有政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故親九族則九族睦矣

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矣非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疇克爾邪使夫子之得邦家亦若是而已矣

乃命義和

程氏曰前既言堯之克明俊德始於敦睦九族以至於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又言立政紀綱分正百官之職以熙庶績而事之最大最先莫若推測天道明歷象欽若時令以授人也天下萬事未有不本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卷一

上

於此蓋人君之治天下惟此二端而已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紀綱分正百官明天道以制事者治之法也作典者論堯之德盡在於此矣自帝曰疇咨以下著其事以見堯之聖此說甚善言黎民於變時雍繼以乃命義和與周官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下言乃立天官冢宰乃立地官司徒之類同唐孔氏云乃命義和者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任賢據堯身而言

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此論爲當義和者楚語云少昊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呂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揚子雲曰羲近重和近黎是以堯之義和即顓頊之重黎是也蓋義承重和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卷一

上

承黎唐孔氏云義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謂義和爲氏族則不然如下云咨汝義暨和則似名矣非氏族也王氏云散義氣以爲義歛仁氣以爲和日出之氣爲義義者陽也利物之謂和和者陰也義和即人之名安有陰陽仁義之說哉此不可行也
欽若昊天

孔氏云昊天者元氣廣大也欽若者敬順也爾雅曰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昊天冬曰上天鄭氏謂春

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王氏云天色可見者蒼蒼而已故於春言其色氣至夏而行故於夏言其氣情至秋而知故於秋言其情冬位正乎上故於冬言其位皆鑿說也孔氏云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非必於其時稱之此說甚善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曰昊天仁覆閔下故稱昊天自上監下故稱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此說與孔氏合最為得之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卷一

歷象日月星辰

欲欽若昊天者必有其法歷象日月星辰此其法也歷數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以日月星辰之久近紀歲月之先後也象者璣衡也所以參考日月星辰之行度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星者四方之中星也角亢氐房心尾箕為

青龍凡七十五度斗牛女虛危室壁為玄武凡九十度井鬼柳星張翼轸為朱雀凡百一十二度共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辰則日月所會也正月會於亥其辰為椒訾二月會於戌其辰為降婁三月會於酉其辰為大梁四月會於申其辰為實沈五月會於未其辰為鶉首六月會於午其辰為鶉火七月會於巳其辰為鶉尾八月會於辰其辰為壽星九月會於卯其辰為大火十月會於寅其辰為析木十一月會於丑其辰為星紀十二月會於子其辰為玄枵星與辰一也據其人之所見而言之則謂之星據其日月所會而言之則謂之辰鄭氏以星為五緯辰為日月所會十二次者則以星辰為二然而此論欽授民時無取於五緯之義

敬授人時

孔氏云欽紀天時以示人也蓋天時苟不定於歷象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全解
卷一